# 花主三界行

“啊——！”我长长地伸了个懒腰：“真是怪了，昨晚怎么又梦到那株牡丹，而且这梦中的牡丹一次比一次清晰？”我嘀咕地从床上爬起来，任谁两年来一直做同一个梦都会感到奇怪。

刷牙、洗脸、用过早餐，看看时间九点都不到，剔了剔牙，哼着十八摸的小调，我晃晃悠悠往街上走。

街上人来人往，人头攒动，人们脚步匆匆。

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中国的史书里面只有这句话是真的，哪像孔子满口仁义道德，忠孝节义，表面对“利”字嗤之以鼻，不屑一顾，还不是屁癫屁癫地跑到各个诸侯实力派那里求官做，当时尚有周天子，何事纷纷说魏齐？可魏齐都以实力争霸，瞧不起孔老二那番迂腐滥调，没人睬他。好不容易有个小小鲁国国王被他忽悠到了，让他做了个代理宰相，他上台后以“人民公敌”的理由就把与他政见不合的少正卯杀了……有圣人治理的鲁国怎么样呢？战国七雄里早就没了鲁国的影子。

“哎，想这些干什么，我闲得蛋痛么？”我收回思绪：“圣人关我鸟事，我不被孔老二忽悠到就行了。呀，那个美女也急急忙忙的，累得酥胸都一颤一颤的，看得我心疼。如果你跟了我，那也不用每天如此匆匆，还是做富二代好啊！”我感叹着，那得瑟的小样，如果右手拿把折扇，左手提溜一鸟笼，十足就是一个八旗子弟。

前面围着一圈人，过去一看，姹紫嫣红的一片，原来是卖花的。我除了爬在墙上的牵牛花、带刺的玫瑰花，记忆最深的就是狗尾巴草了……还有那个牡丹花，不过那是在梦中，不算的啊，啥花花草草的不感兴趣，倒是那个来看花的少妇颇有几分姿色，可惜现在是文明社会，咱做不了高衙内，要不然如狼似虎的恶仆一拥而上，周围迅速扯起一圈布帘子……嘿嘿！

少妇高耸的胸部、细细的腰肢、弧线优美的臀部……我心里欲念一起，下面立马顶起一个大帐篷！哎，男人就这不好，女人心里再怎么想那事外表都看不出来，男人一动色心就现了原形，只好自己找个角落蹲下数绵羊消肿。

“呼——，”五分钟后当我数够了三百只绵羊，长长吐了一口气站起来，我甩了甩有些发麻的腿，正要离开，发现旁边一株植物郁郁葱葱，枝繁叶茂，青翠欲滴。走近一看，枝叶中间顶着一个海碗大的花苞。

我的目光瞬间凝滞，这不就是梦中那株牡丹吗！也是一样的枝繁叶茂，一样的青翠欲滴，一样的含苞待放，特别是那海碗大的花苞，印象最深刻。

找来卖花的老伯，老伯黑红的脸上带着憨厚的笑容，额头上数道刀刻般岁月风霜的纹路。

“你说的这株花呀，”老伯呵呵笑着说：“两年前我在外省一个花市上看到这株牡丹，以为是个新品种，一问价钱也不贵，就买回来培育。但这花买回来是这样，现在过了两年还是这样，冬天放在温室里，就是不开花。”

“两年？”我暗想：“我不就是两年前开始做那个奇怪的梦的吗？”

蹲下身，仔细看了看这株牡丹，我说：“老伯，这花卖给我吧。”

“哦？”老伯看了看我：“年轻人，侍弄过花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摇了摇头：“就觉得它跟我有缘，我一定能让它开花。”

“这样啊，反正这花摆这就是卖的，我也不转你的，原价十八万卖给你。”

“十八万！”我看了看老伯憨厚的面孔，心想：“十八万的花，你摆在这旮旯里？老伯，你一定姓孔，孔方兄！”老伯的面孔在我眼里瞬间变成了一枚大大的铜钱。

看了看脚下的牡丹，我伸出手去，花苞轻轻碰了一下我的手——没错，是花苞碰了我的手，我还没有碰到它！

“十八万。”耳边又传来老伯的声音。

“成交。”我淡定地说，取出支票本，“唰唰唰”写好支票交给他。

在老伯转身的瞬间，我看到他眼中抑制不住的狂喜，拿支票的手也有点发抖。

“老伯，把这花送到我的住处，现在。”

“好的，好的！”老伯扭头对着店里大喊：“庹可鼬，帮客人送花啦……你犟驴死哪去了，快点！”